



闯关

短篇小说集

目 录

红色路标.....	(1)
闯关.....	(14)
重返雷震山.....	(25)
拆“阶梯”的人.....	(50)
进厂以后.....	(63)
飞雪迎春.....	(77)
工人大学生.....	(91)
59号汽车.....	(108)
水上跳伞场.....	(123)
驱妹子.....	(141)
送菜记.....	(159)
后记.....	(172)



红色路标

解放军某部 柳炳仁

傍晚，暴风雪搅得漫天皆白。冰头山下，由白色帐篷组成的铁道兵某部六连军营内充满节日气氛——明天就是元旦了。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使人震惊的消息：统计员洪松松由团部回连队时迷路失踪了！谁都知道：迷路是原始森林中一大危险。人在密林中迷了路，越转悠越糊涂，即使不遇到猛兽进攻，往往也会冻死饿死在林中。何况今天还有这么大的暴风雪呢！情况十分危急！连长程国栋把沉重的皮大衣往床上一掀，大步走到电话机前，抓住摇把就“呜呜”地摇了起来，焦急地喊道：“接八连！……八连吗？我是六连长，我们连的统计员洪松松到过你们那里没有？……没有啊！——”他“咔”地压下耳机，又“呜呜”地摇了起来：“接九连！”九连也没有。他把沿途几个连队都问遍

了，毫无头绪。于是转身对指导员说：“你再和有关单位联系联系，我和通信员顺路找去！”他说完，迅速穿起皮大衣，挎上手枪、电筒，便和通讯员王育文冲出了帐篷。

阵阵狂风裹着沙粒一般碎硬的冰雪迎面扑来。一吸气，鼻毛上的水汽立刻凝成冰凌；一呼气，鼻毛上的冰凌又马上化成水汽。小小的鼻孔里一分钟就进行了几十次冻、融循环啦！程国栋走到百叶箱前用手电往里一照，温度计已指到摄氏零下四十八度，真冷啊！

走出营房不远，王育文就有点牢骚地说：“洪松松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死心眼了！今天这事就用不着这样认真嘛！”由于风狂雪猛，他怕程国栋听不清，便把嗓门抬得很高。

程国栋一听，猛地刹住脚步，把嘴凑近王育文的耳边说：“我就……”刚吐出两个字，一股强暴的风雪把他后半句话堵在口里打了个转转，但他一使劲，那后半句话就象炮弹似地冲了出来，“……就喜欢他这样的‘死心眼’！”接着又重重地补了一句，“今后，咱们都向他学着点！”

风雪在狂卷呼啸，使劲把他们往后推着，走三步得退一步。他们象两只雄鹰，勇敢地搏击风雪。说话太不方便，争论无法进行，但各自都在为自己的看法寻找根据。洪松松的形象同时在各自头脑中出现了。……

程国栋想的是下午发生的一件事。这些天，洪松松作为团的选手参加了全师乒乓球选拔赛。统计员工作暂时由司号员朱良平兼任。下午，洪松松从师里比赛回来，摊开他那心爱的红塑料皮日记本写了满满一页比赛体会，然后去翻看朱良平作的统计表报，突然，发现朱良平把过去统计上报过的五十立方石碴又重复上报了！他一看这个数字，双眼不由地落到那红色日记本上。他这日记本来历可不一般，还是五年前铁人王进喜从北京带给他的礼物呢！铁人去世时，“他抱着这个日记本痛哭了一天。他爸爸——铁人的好战友对他说：“眼泪能让你铁伯伯活过来吗？作为一个红卫兵战士，把你铁伯伯那股子革命劲儿和那股子拚命精神接过来，比啥都重要！”从这以后，这个日记本再也没离开过他。那上面记着铁伯伯对他的希望，记着党组织和战友们对他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还记着他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每当他看到日记本，浑身就增添了前进的力量。今天，当他面临一个错报的数字，看着这个日记本时，象一根钢针扎进了太阳穴，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他问：“小朱，三排这五十立方石碴我上报过了，今天怎么又统计上报了？”

小朱一看，大吃一惊：“哎呀，可不是么！都怪我太粗心了。这该怎么办呢？”

洪松松果断地说：“要马上更正。”他给团作训股打电话，营部总机说：风雪刮倒了树木，压断了电话线，刚派人去检修了。洪松松看看马蹄表，时针已指到“5”字上。天，下午三点就黑了。这么大的森林，这么大的风雪，检修电话线谈何容易！晚上八点，团里就会把工程统计上报了！就是说，今晚要把一个虚假的数字报告上级了，这对一个革命战士来说，是个极大的失职啊！他说：“小朱，不用急，我到团部跑一趟，把数字更正过来。”

一直站在旁边的王育文一把拦住他说：“这又何必呢！你当了两年统针员，没报过一个虚数。今天小朱报错了，你下回少报五十立方不就得了，又不是有意弄虚作假！”

洪松松说：“不管有意无意，错误的数字给革命造成的损失都是一样的。”他边说边做着出发的准备。

王育文看这位老同学、老战友这样认真，有些不好理解，也为洪松松的安全担心，便说：“我刚才说了，下次用实数补了这个虚数就是了，这算啥原则问题呢？”

洪松松睁大眼睛，望着王育文，好一会才说：“同志，今天报的是今年的数，下次报的就是明年的数了！可别忘了咱俩都是大庆石油工人的儿子，干啥事都要做到‘三老’、‘四严’才对。更重要的是，咱们都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更不兴对党和人民讲半句假话！”

他们的争论被坐在隔壁的程国栋听到了，他敞开粗嗓门说：“讲得对！干革命就得一丝不苟，老老实实的！”

王育文不吱声了。洪松松将日记本揣进怀里，挎上冲锋枪，带上手电筒，大步冲出门外，顶风冒雪向团部走去……

王育文紧跟在程国栋后面前进，心里想的却是上午在师里参加乒乓球选拔赛的情景。这次比赛后，要选拔全师团体冠军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兵部乒乓球赛。他们这个团代表队实力雄厚，特别是有洪松松这个左手横握拍的硬手，使许多对手感到难以对付。王育文为了争取全师第一，争取去北京参加比赛，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慷慨地贡献出来，陪洪松松练习发球，克服发球上的弱点。上午，当比赛进入最后决赛时，他认为夺取全师冠军是“荞麦地里抓乌龟——没个跑”。可是，比赛到第四局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平局！这可把上千名观众的心提到嗓子眼里来了。这关键的最后一局是洪松松上阵，双方势均力敌，主动进攻，打得难解难分。王育文和所有观众一样，屏住气，睁大眼，盯着流星般地来回飞舞的银球。经过激烈争夺，记分牌上出现了“20:18”，洪松松领先。胜利在望啊！这么冷的天气，王育文兴奋得双拳都攥出水来了。

“哗……”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王育文欣喜若狂。

因为裁判宣布对方打了一个界外球，场上的比分变成了“21:18”，洪松松果真胜利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对方高高兴兴地跑过来握住洪松松的手，诚恳地说：“你的球艺好，风格高，向你学习！”

可是，奇怪！洪松松却高高举起球拍，向裁判员要求讲话。他这动作象一瓢冷水倒进沸腾的开水锅，全场掌声嘎然而止，人们不解地静静地注视着他。裁判员急忙走过去问他有什么意见。洪松松指着乒乓球桌比划着说：“裁判员同志，刚才对方打来的不是界外球，球在这儿轻轻擦了一下边儿，比赛应当继续进行。”

裁判员询问道：“你真看清楚了？”

“没错！”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坐在靠近球台的一个同志也说：“是擦了一点边儿！”

“那好。刚才裁判失误，比分改为，‘20:19’，比赛继续进行！”

“哗……”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为洪松松的高尚风格叫好。王育文虽然也跟着鼓了掌，可心里不是个滋味。他想：洪松松真是个死心眼，既然裁判、对手都认为是“界外球”，其他一千多人也没看到球擦边，你自己就肯定看得那样准确？……他想着，同时双眼睁得溜圆地看着比赛。不好！洪松松接连失误，记分

牌上出现“21:21”了！洪松松还是那样沉着机智地对待每一板球，大胆泼辣地进攻着。但王育文心跳如擂鼓，怎么也控制不住。

“哗……”又一阵掌声，一看记分牌，洪松松落后一分。“哗……”又一阵掌声，比赛以“21:23”结束了，洪松松输了这关键的一局。他快步跑向对方，热烈地握手，诚挚地说：“你的打法有很多长处。通过这场比赛，我发现自己思想上的薄弱环节。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计较输赢的思想冒了两次头呢。你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手软，打得沉着，打得灵活。向你学习！”

洪松松转身找他的老朋友王育文时，人不见了。他走出门来，只见王育文呆呆地站在一棵白桦树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洪松松问他：“小王，你看，我在比赛中还有哪些弱点呀？”

王育文冲口而出：“我看你呀，最大的弱点就是太死心眼儿了！”

洪松松摸弄着球拍，笑着说：“是的，我打得还不够灵活机动。”

“不，你打得很灵活！”正当王育文要爆火的时候，忽然从身后传来一个洪亮有力的声音。他俩回头一看，原来是领队的团副政委李泰。李泰拍着洪松松的肩头说：“我今

天看到大庆工人阶级的好品德在你身上放光了！你今天打出了水平，更重要的是打出了高尚的风格！”

洪松松用舌尖舔着嘴唇，憨厚地笑道：“比起我们那位铁伯伯，咱这点算啥呀！”王育文听了李泰和洪松松几句对话，脸上火辣辣的，但心里对今天的比赛结果，对洪松松的做法，总感到不是滋味……

“嘟！嘟！嘟！”压过呼啸的风雪，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声。程国栋和王育文的思绪被打断了。接着从身后射出两束雪亮的汽车灯光，一辆吉普车顶着暴风雪开过来了，一转眼，在他们身边停住，从车上跳下一个穿皮大衣的大高个，原来是副政委李泰。李泰拽住他们说：“到团部去吗？快上车吧！”

王育文高兴地向车边凑过去，程国栋却使劲摆着手说：“副政委，你有事，快走吧，我们待会儿还要翻山走小路呢！”

李泰问为什么？程国栋说：“洪松松从团部回连，不知是在公路上遇到了意外，还是抄近道迷路失踪了，我们要沿途仔细搜索！”

李副政委听说洪松松迷路，焦急地说：“这么大的风雪，迷了路太危险了！报告团里没有？”

“通团里的电话线断了。”王育文答道。

李泰听了，什么也不顾得讲，跳上车，说：“你们先找着，我前头去看看。”

车开了。程国栋和王育文继续加快步子向前找去。暴风雪越来越大，他们眉毛和皮帽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他们朝前拐过一个山嘴时，只见李泰坐的小车停在红松沟里，车灯开着。程国栋以为是小车“抛锚”，便大步跑上去。一看，怔住了。原来在车前十多公尺远的路中央，不知是谁拍了一个高高的雪堆，雪堆上插着一根拇指粗的白桦树枝，树枝上扎着一件红色背心。车灯一照，那红色背心象一面鲜红鲜红的旗帜拍击着狂暴的风雪，光彩照人！

程国栋和李泰走到雪堆前，看看四周，没发现什么别的东西，他们弯下腰，双手捧起红背心，都疑惑难解：在这个摄氏零下四五十度的暴风雪之夜，是谁脱下贴身的背心扎在这里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展开背心一看，胸前“红铁兵”三个金黄色的大字跃入眼帘，再翻了过去，背上印着金色的“10”字。他俩眼睛一亮，这不是洪松松的背心吗？！

“洪松松！洪松松——”程国栋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敞开嗓门对着四周喊了起来。可是，除了暴风雪的怒吼之外，没有别的动静。

“程国栋！”李泰把红色背心摊在手上，用手电照着说，

“快来看！这‘10’字上还有铅笔字呢。”程国栋仔细一看，上面端端正正十五个铅笔字清晰可见：“同志们注意：前面公路被雪遮断，危险!!!”

程国栋和李泰捧着红背心，久久地互相对视着，洪松松这个连队批林批孔的闯将，这个来自大庆油田的战士，在他们心目中骤然高大起来。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也猛烈地冲击着王育文的心。他望着迎风抖擞的红背心，慢慢地把它和王铁人跳进冰窟窿端水钻井的形象重叠起来了，和铁人在当年的土水井和地窝子前向洪松松和自己讲传统的画面重叠起来了……过了好一阵，只见李泰转身对司机说：“你在这儿堵住来车！——程连长，小王，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说完，三人迎着风雪向红松沟深处走去。

红松沟，是这一带地形最险峻的地段。上有陡坡，石壁光滑；下有深谷，悬崖百丈。除了一棵棵红松顽强地扎根在石缝里之外，别的树木都扎不住根。半年前部队向林海纵深进军，六连负责在半山腰上修公路。施工时无立足之地，洪松松和几个战友就把保险绳拴在山上红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己腰间，从山顶“飞”下去打眼放炮。当程国栋和李泰他们走到沟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暴风雪把山顶的积雪卷起来，推到背风的石坡上，积雪囤不住，崩坍下来，把八十多米长的弯道堵得严严实实，看不到半

点公路的影子了。这样，汽车开过来，最容易撞到雪堆上，滑到百丈悬崖下去！怪不得洪松松冒着摄氏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顶着疯狂怒卷的风雪，脱下贴身的内衣，双手拍成雪堆，立下一块红色路标，他是为了战友们的安全呐！可是，洪松松到哪里去了呢？……程国栋不由自主地走到悬崖边，用手电筒往下照了照，崖下除了丛丛树木和茫茫风雪，什么也看不见。他双手合成喇叭大声高呼着：“洪松松！洪松松——”但除了风雪的呼啸，再听不着别的声音！

程国栋热泪夺眶而出，对李泰说：“副政委，我从这雪堆上爬过去，一定要找到我们的洪松松！”

“连长，我也跟你去！”王育文也请求道。

李泰想了想，然后趴在雪堆上，用手电筒向上照了照，估计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雪崩，便立即下令：“程连长在前，王育文在后，相隔要有十米，快速通过，注意安全！”

程国栋把羊皮大衣一摔，腰带一紧，捏亮手电筒，象只爬山虎似地爬在雪堆上，一场奇特的雪里“游泳”开始了。他们手脚并用，艰难地前进。经过一番搏斗，终于到达对“岸”。他俩来不及拍掉身上的雪末，立即向前搜索。转过一道急弯，上了一道山梁，两侧是茂密的森林。他们走着走着，忽听得前面有人吼道：“谁？！”

“我！”程国栋用手电筒一照，只见路边一棵粗壮的红松树下，站着一个战士，军帽和眉毛上都结了厚厚的冰霜，端着冲锋枪，一只手还握着一个红塑料皮日记本，两眼炯炯注视着他们。

“洪松松！”程国栋和王育文几乎同时喊道。程国栋伸出双臂，上前连人带枪紧紧地把洪松松抱在怀里。王育文羞愧地上前握住洪松松的手，他这时才觉得洪松松比自己高大得多，站在洪松松面前，就象站在高大的红松树前一样，周身顿时涌起一股热流……

洪松松冻得嘴唇都紫了，说话很不方便。但还是一字一板地汇报说：“连长，我回连时，刚过红松沟，就雪崩了。只好又爬过来，不知那边发生事故没有？”

程国栋摇着他的肩膀激动地说：“有你立下的红色路标在，不会出事的！”

洪松松说：“快派人来抢修公路，刚才有四辆军车都叫我挡回去了。”

正在这时，“刷、刷、刷”几道强烈的灯光闪过，几辆“解放牌”开到跟前，从车上跳下几十个手拿锹镐的战士，领头的是汽车连连长，他对着程国栋就是一拳，说：“老伙计，今天要不是洪松松，我们的汽车可要出大事故了！”

程国栋说：“别罗嗦了，快开一部车送我们通信员去给

家里打电话吧，全连同志都在为洪松松着急呢！”

“还等你说！我刚才打过电话了。你们指导员说，马上派人从那头抢修呢！——看，那不是他们来了吗？”

果然沟那边手电光隐约闪烁，是指导员带着队伍来了

……

大家拿起了锹镐，前后夹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公路上的积雪全部推到百丈悬崖下了。李泰高举着洪松松的红色路标过来了，他紧握住洪松松的手说：“好小伙子！今天我在你身上看到你铁伯伯那种‘铁劲儿’了！”他的话逗得大伙大笑起来。然后，他郑重地宣布说：“告诉大家：下午师党委会决定，派我们团乒乓球队去北京参加比赛！师党委要求：要赛好球艺，更要赛出路线斗争觉悟，赛出共产主义风格！以实际行动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

洪松松象战前宣誓似地庄严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这时，王育文也跟着举起了拳头……



闯关

工农兵学员 徐 静

正是阳光灿烂、山色葱茏的夏初时节，秀梅婶参加县里工农理论骨干学习班回队，带回了县委指示：研究儒法斗争历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下问题来了，山里人不懂古文，架场有困难。有人向我提议：“队长，让邱子贤来疏通疏通吧？”我与秀梅婶一商量，她默默神，说：“还是让我们自己来。何况理论小组里高中、初中文化的不少嘛！”

秀梅婶四十过头，性格坚强。她三岁死了娘，跟着爹爹风里闯，雨里淋。苦水里泡大的孩子懂事特别早。十六岁那年，爹爹勒紧裤腰带，攒下几个钱来，让这个独生女进了当地一所私塾。先生就是邱子贤。他年纪虽说不老，面目却是清瘦的，平时把个“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也

有一份小家业。秀梅上学领到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邱子贤教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秀梅不懂，待先生一解释，顿时生了疑，懂事以来亲眼所见的狗财主的凶残淫暴，穷人的饥寒交迫，一齐涌上心头。她忍不住站起来问道：“先生，财主的‘性’也是‘善’的吗？”邱子贤一怔，慌忙道：“圣人之言，不可褻渎。”秀梅望着邱子贤那有些发白的面孔，把《三字经》往邱子贤面前一放，大声道：“我不晓得什么圣人不圣人，只晓得地主老财都是吸血虫！”邱子贤听了，气得直跺脚。第二天，他以“不堪教育”的借口，把秀梅退了回去。从此，她再没进过学堂门。

解放了，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秀梅婶翻了身。她怀着一腔翻身激情，在全村第一个上夜校学文化，以后又一股劲地奔集体化道路，泥一身水一身地干，多次上县里参加“积代会”。批林批孔运动中，秀梅婶入了党，担任了队里理论辅导员。四十来岁的女人家，平时走路一股风，做事一团火，不偏道，不辟劳，队里贫下中农，谁个不夸，哪个不赞呀！

邱子贤呢？土改时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私塾一倒台，他半路出家学会编斗笠，搞私人副业，很少出集体工。平时遇见秀梅婶，就记起那一幕，心里怪不是味。这次听说